



探亲记

楊潤身 著

中国电影出版社

电影文学剧本

探 亲 記

楊潤身 著

中国电影出版社

1957·北京

探 亲 記
楊 潤 身 著

*

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

(北京西單舍飯寺12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089号

北京外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发行

*

開本 787×1092 公厘 $\frac{1}{32}$ • 印張 $2 \frac{1}{2}$ • 字數59,000

1957年 9月第1版

1957年 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1—3,050册 定价(7)0.24元

統一書号: 10061•59

內 容 說 明

“探親記”是描寫一位老根據地的老農民田老耕，到北京去探望他多年不見的兒子——某局田副局長的故事。

田老耕的兒子，自全國解放進入城市以後，隨着職位提高，滋長了高高在上，脫離群眾的嚴重忘本思想，甚至對骨肉的鄉里故舊以及親生父母都淡漠無情，拿作者的話來說，是：“階級感情淡了，和群眾的關係涼了，革命的友誼薄了”，所以田老耕的探望遭遇了許多曲折。

作者以幽默的風格刻劃出不同人物的性格，并尖銳地批評了表現在田副局長身上的那種嚴重的衰退現象和忘本思想。

秋天，是农村最美丽的时候，早晨，更显得美丽。

蝉兒在树枝上狂鳴。

鳥兒在高空里飞翔。

無边的米粮川。

玉菱吐出了紅纓。

棉花开放了白花。

谷子垂下了头。

高粱紅了穗子。

成群的社員劳动在無垠的田野里。

靠山傍河，是一个并不太大的村庄。差不多每一戶都盖起了新房，街道上还树立了嶄新的电綫桿，但是，有些房子的牆壁上，还遺留着战时的痕迹。

一叢茂盛的五香梅，几乎把一个磚圈門兒擋住了。从磚圈門里走进来，是一座院子，院子左右是六間新房，院子里各式各样的花草正在盛开，桃树、梨树、葡萄，結滿了重重迭迭的果实。公鷄們舒暢的叫着，母鷄們鑽进了下蛋的草窩，五只蜜蜂箱整整齐齐的排在葡萄架底下，無数的蜜蜂从蜂箱里飞进又飞出。

蜂箱頂全盖上了席片，主人好象是要外出了。

一只花猫順着梯子从房頂上跑下来，一只白头黑犬搖着尾巴从街上跑回来，猫与犬同时的跑到了左边的屋里。

屋子雪白，被窩一水新，牆壁上挂着褒牌、辣椒、蒜头。另一边挂着毛主席象，毛主席象的左边是兒子的三張立功喜报，右边是放大的兒子的照片。

主人不只养着母鸡、蜜蜂、花猫、黑犬，吊板上还卧着一对红眼圈儿的野石鸡，野石鸡在头低头的咕噜着。

不了解详情的人们，怎么也想不到这些动物们在一起是如何生活的。由于主人的训练，它们在一起和和睦睦，谁也不侵犯谁。

这个主人是谁呢？他的名字叫做田老耕，还有个外号“菩萨爷”。他大高个儿，宽肩膀，眉清目秀，只是脸上的皮肤有些变色，可也并不难看。田老耕的胡须已经全白了，可他腰不弯，腿不僵，神气还象个壮年后生。

不知是因为什么事，田老耕的神情好象是不太愉快，他坐在板凳上，一边抽着旱烟，一边聚精会神的望着儿子的照片。

照片上的儿子，身穿军装，头戴军帽，既精神又威武，除了没有胡子，面形和田老耕是一模一样。

田老耕望着儿子的照片，还自言自语的念道着：“……他们说你变啦！变啦！忘掉了山上的土，忘掉了田里的水，忘掉了村上的人！嘻嘻！”他嚥了一口唾沫，又看了一眼立功喜报，摇了摇头又说，“我不信，我不信他们的话是真的，我绝对的不信，哼哼！”

黑犬在地下摇着尾巴，田老耕正要站起来的工夫，花猫“咪呜”一声跳上了田老耕的肩膀。

“起开！起开！我有事，我告诉你，我走了之后可要给我守规矩，你要向鸡们要什么滑头，我回来可没有客气的。”

花猫好象是懂了田老耕的意思，“咪呜”一声，娇惯的从田老耕的肩上跳到地下，规规矩矩的去卧到黑犬的肚皮下了。

田老耕开始收拾行李，把一个印花包袱铺到了炕上，开柜盖，翻匣子，取出胡桃，翻出枣子，将胡桃、枣子放在包袱里。继续翻柜子打木匣，旧饭包、没盖的墨水瓶、缺帽的钢笔、发霉的字纸，各式各样的古董玩艺儿，一件一件的放进包袱里。

田老耕在木匣里又取出了一個沒嘴兒的短桿烟袋，他拿着烟袋笑了笑：“老胡啊，老胡，你万万也不會想到我還給你保留着這個寶貝，我把你的寶貝送到你的手里，我想你不知道該有多么高興呢！嘻嘻！”

田老耕笑着，細心的把烟袋放到了包袱里。

田老耕放下烟袋，又在櫃子里取出了一套破旧的單衣。

不知為什麼，田老耕拿着破旧的衣服，動情的又端詳開了兒子的照片，遲遲的不肯移開。

一個和田老耕差不多年紀的，光腦袋老头兒拿着一封信進屋里來了。

“菩薩哥，你真的要到北京去看三兒啊？”

“十六兩是一斤，沒有半點含糊。”田老耕回答的干巴兒脆。

“那你給我狗子捎去一封信，告訴他，選對象的時候可要長上點兒眼，要是找個外邊紅里边爛的對象，我可不答應。”

“嘿嘿！把你那封建腦瓜兒拿在一邊吧。”

光腦袋老头咳嗽了兩聲，又向田老耕說：“菩薩，我听別人說，你三兒自打做了局長，不是沒有多給你來信啊。”

“他工作忙嘛。”

“聽說他也沒有給你捎什麼錢兒嗎，別是把你這個受苦的爹給忘了吧！”

“嘻嘻！”田老耕仍不把這樣的話放進耳朵，繼續整理破舊的衣服。

“你把那破衣裳帶去干啥？”光腦袋老头兒奇怪的這麼問。

“我上年紀啦，我臨終的工夫，他又不一定能離開工作崗位。旁的東西都沒有什麼，這東西可不能遺失了，你想，就凭這一身破衣裳，他也不會給我變壞。”田老耕說着把破衣服放進了包袱。

“是啊！是啊！我想他也不会那样。”光脑袋老头兒抽了口烟，又咳嗽了兩声接着說，“真想不到你老菩薩恩养了那么一个有出息的小子。咱菩薩崖在外边工作的一共三十二个人，論进步快，数三兒；論地位高，数三兒；論掙的錢多，数三兒；我們暗地里真是羡慕你有福啊。”

“不是錢兒就是福，滾你的吧。”田老耕話是这么說，可他听着光脑袋老头夸耀他的兒子，真是說那么高兴就有那么高兴。

說高兴，道高兴，猛然間又跑来了一个万分高兴的老大娘。她帶着一挂眼鏡兒，进屋一瞧田老耕正在挽包袱，轉身就往外走。

“你这个鬼，莫非是有信兒捎嗎？”田老耕紧問戴眼鏡的老大娘。

“当然俺有信兒捎了。”早已看不見戴眼鏡老大娘的影子了。

“嘿嘿嘿！跟你那好小子享福去吧！”光脑袋老头兒連說帶笑的走了。

田老耕已經穿起了一套新衣，將烟袋插进脖窩，伸手拿起了一根榆木棍，榆木棍太粗，田老耕又寻找合适的棍子，屋角的墙上挂着一根多年不用的鞭子，被他看到了。

田老耕放下榆木棍，不知道那陈旧的鞭子上有什么故事点兒，他象拿到那身破旧的衣服一样，动情的把鞭子取下来，吹了吹鞭子上的土，挑起包袱就往外走。

二

田老耕挑着包袱从屋里走出来，鎖住屋門才往街上走去。

田老耕走出大門，向社里喂牲口的地方走去。

牲口喂在凉槽上，一个五十多岁的老人，正在給牲口們添

草。

“老土豆兒！”田老耕望着心爱的牲口們走來了。

“媽媽呀！”正在添草的老人被田老耕驚吓的把竹籬也掉在地下了。

不知為什麼田老耕叫這個人是“老土豆兒”，他的眉毛、眼睛、鼻子、胡子、腦袋，全象一個滑稽的老貓。

“現在就走嗎？”

“過來——”

“是！是！”

田老耕命令老土豆兒走到了白脖驢子的前邊：

“听着。”

“耳朵不聾。”

“這個白脖驢子，和它的東家一樣，自由主義還嚴重着呢，你多注意它。”

“是！是！”老土豆兒連忙地點著頭。

田老耕引著老土豆兒向前走了一步，又指著一頭大个子毛驢說：“這個‘倒老青’能干能吃，就是有點兒滑頭，你留神別吃了它的虧。還有那個‘封建閹女’，你不把草放到它的嘴巴下邊兒，它從不搶別人的。”

“明白啦！明白啦！”

“別的寶貝們我就不用給你介紹啦。你也知道我的脾氣，我回來的時候，我的寶貝們要是落掉一根毛……”

“槍斃我。”

“我要叫你來個怕老婆頂燈那樣的。”

“成成成。”

“我走啦。”

“這個不成。”

“干啥？”

“走——”

这个地方就是老土豆的門口，老土豆說了一声走，拉起田老耕的胳膊，就到了他的屋里。

田老耕还不明白是怎么回事。

老土豆兒严肃的从一个柜子里取出了一個包袱。

老土豆兒揭包袱，揭开一层又一层。

什么宝贝玩艺兒呢？

原来是一双女同志的旧皮鞋。

“菩薩爷，抗日时候，在我这里住过的，抗大二分校爱吃什么蛤蟆田鷄的那个黄医生，来信說她調到北京了。你也清楚，要不是她那年救活我，我早就到閻王殿里和小鬼兒們干了架啦。这是她往鉄路南边开的时候，送給我的一双皮鞋。她那工夫說留給我黑妮子穿了吧，你想我黑妮子能穿她的！这鞋从延安跟她到晋察冀，有内容啦，你叫她把鞋傳給她的下輩兒孙好了。”

“好——”田老耕伸手接过旧皮鞋，并将旧皮鞋放到了包袱里。

田老耕往外走，老土豆兒还紧跟在田老耕的屁股后头。

“菩薩，你告訴黄医生，黑妮子家哥哥当了区长啦，黑妮子坐了百貨公司啦。三丫头在中学每次考試都当第一，我老土豆兒結实不結实，还不容易被閻王小鬼兒的掀倒呢！她要有工夫，叫她再来咱們这兒吃那蛤蟆田鷄吧！”

老土豆兒一边向田老耕說着，一边往前走。一旁菜园里，正在采摘紅辣椒的戴眼鏡的老大娘，猛的把老土豆兒的話打断了。

“菩薩！菩薩！你等等。”戴眼鏡的老大娘抱着一团鮮紅的辣椒，跑到了田老耕面前。

“这是干啥？”老土豆兒問戴眼鏡的大娘。

“多嘴。”戴眼鏡的大娘緊接着向田老耕說，“你把這點紅辣椒給他捎去，你也知道，抗日工夫在俺家住着的，聯大的那個老蘇，咱們不是都叫他蘇大眼兒，俺做個夢也能想起他那個瘦樣兒來……”

“那年打蘿萁窖……”田老耕接了這麼一句，意思是請她不用再說下去了。村上誰都知道她与老蘇的故事。

戴眼鏡的大娘可不肯不說下去，她瞪了田老耕一眼：“你听俺給你說完呀。那年打蘿萁窖，俺不叫他去幫俺的忙，他是非下手不可，俺一不小心，一鉄鍬就把人家帶着的一塊玻璃眼鏡打碎了。那工夫根據地里又買不下眼鏡，真把俺急死啦，可人家連火也沒火，戴着一塊玻璃片，白日黑夜的還編書寫字……”

“行啦！行啦！”老土豆兒來了這麼一句。

戴眼鏡的大娘在老土豆頭上打了一巴掌，緊走了兩步，又向田老耕說：“他不是個湖南人嗎，他愛吃辣椒，你無論如何要把這辣椒交到他的手里，他住的離天安門不遠。”她說着把辣椒塞進了田老耕的包袱。

“噯呀呀！少放一點兒吧！北京城還缺少了辣椒？人家……”

“呸！這是俺個心眼嗎。”戴眼鏡的大娘向老土豆兒啐了一口，緊追着田老耕又說，“你去了，無論如何看看他的那塊眼鏡兒安上了沒有？那工夫別人說他不好找對象。你看看他結了婚沒有，娶了個什麼樣兒的？要是還沒有說下對象，你也給俺捎回信兒來，俺好……”

“我記住啦，我記住啦！”田老耕連連點頭。

“你可千萬記住，你可千萬記住，還沒……”

田老耕在前邊走着，兩個人在後邊跟着，三個人不知不覺的走到村上的托兒站里去了。

三

一間寬大明亮的屋子，放着各式各样的玩具，牆壁上挂着各色各样的画片。無數的小凳子整整齐齐的排列在地下，只是沒有人。

“这个‘尖下巴’，把孩子們帶到那兒去了呢？”田老耕把着門奇怪的这么說。

“菩薩爷爷——”爬在院里后門上的胡桃树上的孩子們，猛的向田老耕喊开了。

田老耕听到孩子們喊，撒腿就向院子里的后門上走去，老土豆兒与戴眼鏡的大娘还紧紧的跟着，只怕田老耕把他們托的事給忘了。

院子里后門旁边，长着碗口粗的一棵胡桃树，胡桃树上結滿了胡桃，几个大点的孩子在树上拼命的搖着树枝，有的还掄着木桿子。

胡桃“噼！啪！”的向下落着，一落到地下，胡桃就脫去了青皮。

田老耕說的‘尖下巴’，也是一个六十来岁的老大娘，通常都叫她尖下巴大娘。这时正与三十多个孩子，在地上檢寻着脫皮的胡桃。

田老耕三个人走出后門，一堆胡桃正落在他們的脑瓜上，老土豆兒喊着“媽媽呀！”戴眼鏡的大娘，差一点沒有保护自己的眼鏡兒。田老耕向尖下巴大娘看了一眼，尖下巴大娘一边笑着，一边叫树上的孩子們停了手。

田老耕伸手掏出了一串鑰匙交給了尖下巴大娘，然后望了望孩子們，向尖下巴大娘說：“你也明白我来的意思？”

“这你就不用囑咐了。”尖下巴大娘說着撿起胡桃就往田老耕的包袱里塞起来，“沒有好的，給北方捎去几个胡桃，听

說北方還在北京演雙簧說相聲，大該你能碰上他。聽說北京也并不怎么太大。”

“北方？”田老耕好象記不起了这个人。

“你看你，不就是聯大文工團的，愛說相聲，愛演雙簧快板的那个北方嗎。咱們不是還問過他，百家姓兒上那兒有北字兒的姓哩，他說他从南方走到了北方，就叫了个北方，還說是个什么艺术名兒！”

“啊！我想起來啦。”

尖下巴大娘一邊往田老耕的包袱里塞着胡桃，一邊又說：

“我那个老头子被日本鬼子杀了以后，北方是每日黑夜給我說快板演相聲，什么：‘好大娘，我的好大娘，听我給你把快板兒唱，白紙糊在窗戶上，胡子长在嘴巴上，大山本比平地高，日头月亮在天上，嚶呀呀……’尖下巴大娘說完快板笑了个不出气。

“真是帮好鄰出好鄰，挨着巫婆跳假神。”田老耕、老土豆兒、戴眼鏡的大娘，還有孩子們，一齐大声的笑了。

尖下巴大娘笑罢又高兴的說：“只要他往我身前一站，我就把惆悵忘了。他还給我送糞、挑水、打炕，还帮着我紡綫。你們說說，我的祖宗三代能忘了这样的人。”尖下巴大娘紧接着指了指眼前的胡桃树又說，“你去了也告訴他，那工夫他亲手栽的这棵胡桃树，已經結开胡桃了。”

“成！”

“那你走吧！”

树下的孩子們一听尖下巴大娘說出了那个走字兒，一齐把田老耕包圍住了。树上的一个調皮孩子，猛地从树上跳下来，正好騎住了田老耕的脖子。

“菩薩爷爷，我不讓你走。”孩子們同声的向田老耕嚷起来，田老耕一边吻着孩子们的臉蛋兒，一边說着，“去几天就

回来。”可是并不解决问题，孩子们把田老耕的两腿抱的更紧了。还是尖下巴大娘，认真的叫孩子们起开，又说：“菩萨爷爷不多两天就回来。”孩子们才算把手放开。

孩子们放开了手，一边追赶着田老耕，一边又向田老耕提出了要求：

“菩萨爷爷，你给我买回一块糖来。”

“菩萨爷爷，你给俺买回一本画儿书。”

“你……”七嘴八舌头。

“好好好！我给你们买回好多好多的好物件儿。”田老耕一一允应着。

田老耕高兴的向前走着。

尖下巴大娘、戴眼镜大娘，和孩子们说说笑笑的在后边跟着。

眼前是新盖起的合作社的公房，穿得花红柳绿的姑娘们，将采来的新棉交到公房的亮台上，亮台上的棉花堆成了山。

放下棉花的姑娘们，满面带笑，叽叽喳喳的向田老耕跑来。

原来在一边场上翻粪的社员们，扔下家具也向田老耕跑来。

又有几个捎信儿的向田老耕跑来，他们一边往田老耕手里塞着信，一边争先恐后的嚷嚷着：

“把我四子的信给他捎去。”

“给俺也捎上个讯儿！”

“……”

一个特号的高嗓门儿，大约有四十多岁的光着膀子的社员，伸着拳头把别人的话压下去了。

“菩萨爷爷，你见了我三兄弟，一定问问他还能记得和他在一起放屁吹窝窝，撒尿做灯笼的这个大哥不能啦？”

笑声。

“滚开吧！”戴眼镜的大娘把特号嗓门兒社員的話打断了，“老菩薩，我囑咐你一句，你到了金鑾殿，可不敢随便去坐那皇帝的龙椅，听见沒有？”

田老耕大笑着：“听见啦，听见啦。”

“沒命的可是不能去坐那龙椅，你那个脾气，可……”尖下巴大娘也叮囑了田老耕这么一句。

几个社务干部也跑来了，其中一个担任社长职务的，开口就问田老耕：“菩薩爷，盘費帶够啦沒有？”

“够啦，够啦！”

“你去了代我問三兒哥好，你叫他有工夫回来看看吧，还能老不回来呢！”

“成！”

“你去了代表咱們全村的人們，向那些和咱們在一起受过罪的老同志們問好，祝他們都結結实实的。”

“那是啊！”田老耕又高兴的做了回答。

戴眼镜的大娘又插了話：“老菩薩，你不中有命看上毛主席，万一看上了他老人家，可不敢優里優气的。”

尖下巴大娘又接了話：“能看上他老人家手下的兵馬們，都結結实实的，都一心一意的为着大伙工作就是万福了。”

“是啊！是啊！”几个上了年紀的老人都贊成尖下巴大娘的話。

“亲人們，我走啦！”

“走吧，三兒哥要看見你了，不知道要有那么亲热呢，他一定得讓你痛痛快快的喝一壺兒。那些联大、抗大、抗敌剧社的老同志們，也得給你个滿面紅。”社长高兴的又这么說。

“那是啊，有点心眼的，就不会忘了咱們这兒的土，咱們这兒的人。”其余的人們同时接口这么說。

田老耕走向了田野的林蔭道上。

人們向田老耕揚手。

田老耕回首揚手。

四

飄飄白云。

淙淙流水。

高山峻嶺。

萬紫千紅。

田老耕行進在彎彎曲曲的山路上，彎腰撿起了兩個石頭蛋兒，昂頭唱開了梆子腔：

高山流水响古今，
我老田要進北京城，
天安門上挂紅燈，
普天蓋地放光明。

五

中等城市。馬路上的汽車、馬車、腳踏車，來往不斷。

一邊賣燒餅的，賣餛飩的，賣餃子的，敲着鍋沿，砸着案板。他們的眼睛直瞪着田老耕，期望能實實在在的照顧他們一下。不想，田老耕一直的向火車站售票處走去了。

火車站的售票處，好幾隊人在等候着買票，田老耕站到了往北京方面的行列里。

田老耕規規矩矩的站在行列里，可他的兩隻眼睛，一分鐘也不肯休息。在他的眼里，每一個人都是親熱的，候車室的桌子凳子，甚至一塊玻璃磁磚，都很稀罕。

“老爷爷，該你买票啦！”站在田老耕后边的一个青年学生告訴田老耕。

“哈哈，你先买。”

“不客气，老爷爷。”青年学生滿面帶笑。

田老耕把兩張票子塞进了售票口。

“往那里去，老爷爷？”售票員在里边問。

“毛主席住的地方。”

“还差二分錢。”

“噯呀呀……公家这么小气。二分錢还值得要啊，我們交公粮，一多交就是三十二十斤，哈哈……”

“老爷爷，这是制度。”青年学生一边給田老耕解釋着，一边从衣袋里掏出了二分錢，旁边的五六个軍人同志，也同时为田老耕掏出了零錢。

“老同志，取票，我給你把二分錢垫上啦。”售票員在里边回了話，并把票送到了外处。

田老耕把票拿在手，又在身上找錢，两个軍人和那个学生把田老耕推走了。

旅客們开始进站了，田老耕随着大家进站。

要通过天桥，一个老大娘扛着行李，拉着两个剛会走路的孩子，走不动。田老耕不說三和二，伸手就把两个孩子抱到怀里了。

“走，快走。”

“謝謝你。”

“甯客气。”

田老耕抱着孩子上了火車，將孩子与老大娘安置好，他自己已經沒有座位了。

这时候，几个青年旅客，立即站起来給田老耕讓坐。

“老爷爷，你坐这兒。”